

马克思主义的起源与精神 文化遗产

〔苏〕 Г. 沃尔科夫

“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用批判的态度加以审查，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重新探讨过，批判过，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于是就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①

—— 弗·伊·列宁

一百六十年前这样一位人物诞生了，他的名字是与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的产生联系在一起。这一理论第一次为劳动人民争取自身解放、争取人道主义理想的实际确立开辟了现实的道路。

卡尔·马克思的学说的历史命运是没有先例的。这个被资产阶级御用文人无数次“驳倒”和“推翻”的学说实际上不断为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所有的阶级搏斗“粗野地、触目地”证实了。马克思学说的正确性和正义性尤为十月革命的经验 and 各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地建设新社会的经验所光辉地证实了。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47页。

现在，这个学说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和强大的战斗武器。

马克思主义学说有这样的无限威力，其原因何在呢？马克思主义那样迅速地掌握了世界各国千千万万人们的头脑和心灵，这是怎样成为可能的呢？众所周知，还是弗·伊·列宁全面地回答了这个问题：马克思的学说之所以威力无比，是因为它是正确的，是因为它准确地反映了劳动者的根本利益，是因为马克思回答了人类的先进思想所提出的问题，是因为它所凭借的是人类知识和人类整个发展进程所创造的文化成就这一坚实基础。

资产阶级思想家过去和现在都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与那些不断增加的“主义”相类比，把它说成是那众多的“主义”之一。他们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学说说成是一种门户之见，说它为了某一狭隘阶级的利益，甚至为了某一狭隘集团的利益而夸大现实的某一方面——经济的或是政治的，而对现实的多样性却好象视而不见。于是，他们就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社会生活与文化发展的某种侧面，某种片面的东西，因此，就好像是一种与文化相对立的东西。

从这一立场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一直持续到今天，这种攻击甚至来自以马克思的名义宣誓的一些人。他们说：如果马克思主义能用存在主义或是新实证主义来补充，能用结构主义或者让弗洛伊德学说与禅宗佛教共同来补充，能用“感性的宗教”或者就直接用宗教来补充，那该多好啊！他们就这样在大量地“补充”并炮制出一种又一种“类似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也就是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这个事实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它再一次使人因亲眼见到而确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当代政治的、思想的、哲学的和文化的主导。因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的或修正主义的理论，可以说，都不得不以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证明自己存在的理由，它们或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或是与马克思主义进行公开的斗争。

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作为最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的学说产生的，因为这一世界观最充分、最全面地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经济和政治趋向，因为这一学说是深深地植根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进程之中，还因为这一学说是人类思想最伟大成果的继承者，它是在掌握和批判地改造人类文化所取得的一切成果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马克思主义才成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真正中心。

用列宁的话说 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固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①在这条康庄大道上，或者换句话说，在世界文化的和世界历史的主航道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而它又已成为强大的激流，正加速着人类从自己的史前期向自己的真正历史前进。

上引列宁的话出自他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在这里列宁把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叫作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学说时，是直接以黑格尔和

^① 见《列宁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441页。

费尔巴哈的哲学，以斯密和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以空想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为出发点的。

但是，如果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仅仅局限于上述这些名字和流派的影响，那就等于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为了按着列宁这些见解的精神实质来全面地分析这一过程，非常明显，我们必须从整个精神文化遗产说起。

我们已经习惯于把精神文化分成自然科学、哲学人文科学和艺术美学（它们本身又可以分成许多学科和种类）等“独立的”领域。但是这种“独立”完全是相对的。他们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转化有时比想象的更为重要。在考查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先决条件和它的起源时，指出这一点，无疑是特别重要的。

例如，如果我们说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之一，那我们就不能不看到，黑格尔哲学本身也有许许多多的和各个方面的来源，这些来源一直可以追溯到许多世纪以前，它不仅依据了它近期的先驱者——康德、费希特和谢林所发展了的思维文明，而且还为从毕达哥拉斯和赫拉克利特开始的许多其他思想家的哲学、美学的启示所感召。如果在文明史上没有柏拉图和斯宾诺莎，黑格尔哲学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如果没有牛顿和莱布尼茨，没有卢梭和狄德罗，没有莎士比亚和歌德，没有古维叶和洪波尔特，黑格尔哲学同样也是不可思议的。

一般地说，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所发展了的辩证法，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就某种程度来说，是人类认识史的总结，

是自然科学和艺术美学在掌握世界的进程中辩证发现的总结。黑格尔在对人类所有精神遗产的辩证改造上做了巨大的工作 它的成果便是《逻辑学》、《自然哲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和《美学》。

有趣的是，黑格尔却不认为哪一位哲学先辈是自己的精神之父，而是把诗人和博物学家歌德认作自己的精神之父。毋庸置疑，歌德的许多诗歌作品中的对自然界的泛神论的认识，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反映了出来。歌德的进化思想，他的由“原始现象”发展而来的植物界的蜕变思想，都成了黑格尔的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的榜样。最后，马克思在清除了唯心主义的污垢之后，在《资本论》中就以这种方法作为考察的武器。

“当我回顾过去 回顾在精神发展中所走过的道路，”一八二五年黑格尔给歌德写道：“我看到，在这条道路的每一步中都有您的影响，所以我才能够把自己称作您的子弟之一。我的思维从您那里获得了与抽象法相对抗的力量，而您的创造，则是我指导自己运动的灯塔。”^①

黑格尔承认这一点“反抽象”是很有意义的。人们往往把他看作是那样一个枯燥的书蠹和干瘪的唯理论者。其实，黑格尔的思维风格虽然“晦涩”费解，但却是异常的丰富多采和富有立体感，并具有诗一般的感情，因而也就和艺术思维有着某种相近之处。思想家自己认为，哲学家与诗人一样，应该具有美学的才能，否则，他就只不过是一个咬文嚼字的人。亚·赫

^① 《黑格尔历年著作选》莫斯科《思想》出版社，1971 年版 第 2 卷，第 473 页。

尔岑完全正确地指出：“没有比这更荒谬可笑的了，直到现在德国人还认为黑格尔是一个如同沃尔夫一样的枯燥的逻辑学家，是一个干瘪的辩证家。可是他的每一篇作品都极富诗意，他在自己的天才的激励下（常常是违反意志）使那些思辨的思想具有惊人的、非常准确的形象。”^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对黑格尔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在许多方面都受益于他这个辩证法学家，还因为他是非常令人注目的、独具一格的、多才多艺的思想家，“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②

上述关于黑格尔的这些话，多少也适用于马克思主义的其他直接先驱者们：圣西门，傅立叶，费尔巴哈，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前三者知识的渊博和才华横溢不必再说，这是众所周知的。至于说到亚当·斯密，他除了经济著作之外，还创立了“道德感觉论”，并且在他去世以后还留下了科学和艺术通史草稿。而大卫·李嘉图，由于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不倦的兴趣，在自己作品中发挥了准确性和逻辑性很强的风格。

所以，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来源本身——德国的古典哲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也可说是当时所有精神文化成就的精华。但是，我们必须再一次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前提远远不限于这三个来源。

列宁不止一次地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全部人类发展所创造的文化基础上才能建立起来，共产主义就是所有这

① 《赫尔岑全集》（三十卷集 莫斯科，1954年版，第2卷，第3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20卷 第27页。

些文化的总结和结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①只有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来武装你的头脑的时候，你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当列宁强调指出这一点的时候，毫无疑问，在他的思想视野中首先出现的是第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卡尔·马克思的精神发展的道路。

众所周知，马克思是在一个文化水平很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从童年起他就非常熟悉象伏尔泰和卢梭、拉辛和莱辛、斯宾诺莎和洛克、康德和歌德这些名字。而后，他又结识了威斯特华伦家族，在这个家庭里荷马、莎士比亚和圣西门最受尊崇。这一切都成了这位未来天才的精神圣水盘。^②

在大学里他专修法学，但他却为美学、诗歌、戏剧、哲学和文化史所陶醉。他想成为文学评论家和剧作家。从保存下来的他在一八三七年写给他父亲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青年马克思的非常紧张的、多方面的精神劳动。

他轮流地阅读了莱辛的《拉奥孔》、温克尔曼的《艺术史》、奥维得的《哀歌》与列伊马鲁斯的《论动物的复杂本能》、留金的《德意志历史》、亚里斯多德的《雄辩术》以及培根、谢林、康德和黑格尔的作品。他翻阅了一大批法律专著。仅在这一方面，他在一年内所读过的东西之多也是令人吃惊的。

但是，马克思不是简单地阅读。他对科学或文化的新领域的研究也就是他在这个领域中的独创过程。阅读、研究文

① 《列宁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347页。

② 圣水盘：在宗教仪式上给孩子洗礼时用的容器。——译者

献，对他来说不是消极的、没有独立见解的过程，而恰恰是促进和推动了他自己的思维和创见。在研究哲学和法学的同时，他力求使“法哲学的某些体系越出法的全部领域”因此仅仅作为这个题目的导言，他就写下了“将近三百页不朽的作品”。在研究艺术史和哲学史的同时，他在同一个学年里，就写下了将近二十四页对话，在这里，“在一定程度上把艺术和科学结合起来了”^①。

应当指出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首次发表的作品是诗歌试作。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首先宣称自己是诗人。

青年马克思的诗歌遗产（不久以前才第一次全部译成俄文出版）内容非常广泛、丰富。这里有献给《亲爱的、永远可爱的燕妮》的抒情诗笔记，有叙述诗、讽刺诗、戏剧，有诗体悲剧《奥兰纳姆》和长篇小说《蝎子与菲利克斯》的几章。

当然，这些文学试作并不完美，这一点青年诗人自己也以毫不留情的自我批评精神指出过。尽管如此，所有这一切对了解马克思的成长过程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作品是他个人内心世界的一面镜子，反映了他对周围世界的态度、他的社会爱憎和未来的革命战士的自我意识的成熟过程。

他的幻想使他产生了狂热的激情，也产生了夸张的悲剧英雄的形象，这一英雄被钉在永恒的火轮上，他幻想成为“那样的人：他不为人们所知，但却要以受难灵魂的巨大力量战胜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第 40 卷 第 10、15 页。

他们的痛苦和内心深处的悲哀(“悲剧《奥兰纳姆》”)他的诗充满了对风暴的期待和反抗情绪：

我不能漠视那震撼心灵的雷鸣，

我不希求安闲和平静，

哪里有战斗和风暴，

我就向哪里冲锋！

上帝把万物赐予人间，

获知一切，这是我的夙愿。

向前，向认识的深底

向和谐和艺术的世界我勇敢向前！

在长篇小说《蝎子与菲利克斯》的几章里，马克思以细腻的笔调描写了一个“典型德国的”非常基督教化的“家庭”他嘲笑自己主人公的无益的空谈。在这里已经显露出他那卓越的、非凡的敏锐，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的成熟的政治著作的特点。他发展了这样的思想：任何伟大的事物都有它的对立面，并为它的对立面所排斥，如侏儒排斥巨人，无聊的庸人排斥天才，骗子屋大维排斥英雄恺撒，资产阶级的国王路易·腓立浦排斥拿破仑皇帝，骑士“克鲁格排斥哲学家康德，七等文官拉乌帕赫排斥诗人席勒，拙劣的模仿者沃尔夫的课室排斥莱布尼茨的天堂。与此相类似的是，在短暂的风暴过去之后，总要长久地留下淤泥和污垢的海洋。

我们可以回忆一下 后来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是如何绝妙地发展了这一讽刺方式！

在讽刺短诗和其它诗歌中，马克思对小市民阶层，连同它的伪善的道德和傲慢，提出了公开的异议，他嘲笑那些“稳重、

愚蠢的德国人”，嘲笑他们政治上的怯懦，嘲笑他们总是爱好在书本里完成革命的倾向。在模仿笃信宗教的牧师普斯特拉辛的讽刺性作品中，他向宗教界的好战的愚蠢，向贫乏的、守旧的、笃信宗教的正统思想界宣布了真正的战争。这种正统思想甚至把歌德和席勒的伟大作品也视为罪孽和不成体统。

马克思早期的文学和诗歌兴趣，是他的个性和世界观形成的一个自然的、合乎规律的阶段。崇高的艺术世界是他的信仰的第一个学校。那时，正是席勒唤醒了他对专制、对压在备受压迫人们头上的暴力的仇恨。莎士比亚则打开了人的情感和人与人关系的复杂的、辩证的世界，磨炼了他那固有的机敏的天赋。歌德更促使他把感觉与思维结合起来，把离奇的幻想与关于生与死的意义的深思结合起来，把对时髦道德的伪善的辛辣嘲笑与对科学的华格纳式的激情以及对科学的万能的信念结合起来。海涅——马克思在大学时代读他的作品读得入迷——则以自己最优秀作品中的反抗精神以及对一切庸俗和虚伪的无情嘲讽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影响。布拉金、弗莱里格拉特和赫韦格的酷爱自由的、文明的诗篇也影响了那个时期马克思的政治倾向。

阿斯齐洛士的普洛米修斯——第一个反上帝的神和人类幸福的殉难者——鼓舞了三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的马克思去批判宗教。普洛米修斯的自豪的挑战是：“说老实话，我仇

华格纳：（1813—1883）德国著名作曲家。他的创作是十九世纪欧洲歌剧发展的重要阶段。——译者

恨所有的神”他“反对所有的天上和地上的神”^①。“严峻的但丁”，以及他对他那个时代所有社会弊病的无情抨击，连同他的座右铭：“在这里需要的是使灵魂坚强，在这里不应由恐惧提出劝告”，这一切，当马克思在资本主义地狱的所有领域进行他的理论漫游时，都成了他的无形的精神向导和同路人。

因此，我认为，不仅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形成和成熟的哲学、社会经济前提，而且还可以有充分的根据讲关于它形成和成熟的艺术美学前提。

艺术的作用，在个人思维的发展中，一般说来是非常重要的。正是艺术首先造就人们从整体认识世界和创造性想象的能力，激起人们的幻想，推动富于联想的形象思维，陶冶人们的和谐感和美感，培养人们的洞察力和幽默感。如果没有这些才能，在人类活动的任何一个领域也不会有真正的创造。

就从精神上掌握世界来说，艺术形象思维往往胜过严格的科学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在这种掌握的方式上具有更大的自由。因为形象思维是最大胆的、最“经济的”、也是包罗万象的思维形式，它造就人们先于看到事物的部分而看到它的正体的能力。所以，但丁和塞万提斯、密尔顿和莎士比亚、歌德和海涅在帮助了解他们所表现的那些时代方面，使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得到的益处，较之那些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可能更多。因此，正如恩格斯自己所说，他从巴尔扎克对十九世纪初法国社会的描写中“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第 40 卷 第 153 页。

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在文献中可以如实地看到这种情况，就是关于金钱本质的思想，最先使马克思得到启发的不是经济学家的著作，而是莎士比亚和歌德的作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歌德的《浮士德》和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引用了动人的段落。“莎士比亚”他说，“绝妙地表现了金钱的本质”。^②其中马克思指出了伟大剧作家的如下一段：

这黄色的奴隶，
它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教分裂。
它可以使受诅咒的人得福，
使害着灰白色的癫病的人
为众人所敬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
和元老们分庭抗礼。^③

马克思指出，在莎士比亚和歌德那里，金钱是作为所有的自然属性和人类属性向自己对立物的转化，作为人类的异己的力量，以艺术的方法表现出来的。金钱——作为价值的具体体现——是“全世界的姘妇”是物的普遍的混合和替换，也就是说，是一个被颠倒了的世界。

这样，莎士比亚和歌德就帮助年轻的马克思形成了关于被颠倒了私有制世界中的金钱的本质和作用的概念。这个直观的、真实的但又是概括的“经过提炼的”概念是完备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37 卷 第 42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 第 42 卷 第 184 页。

③ 见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第 8 卷 第 176 页。——译者

严整的科学理论的艺术形象，这一理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中得到了自己的具体化。有趣的是在这里，在分析金钱的本质时，马克思重又提到莎士比亚，并又引用了他在1844年的手稿中引用过的《雅典的泰门》中的那一段话。

艺术教育的学校，和哲学教育的学校一样，造就思维文明，从质上把它提到更高的水平，使之更有洞察力，使其内容更丰富，磨炼它的才能，使之看得更深更远，又不为其细微末节而放过主要的东西，深入到事物和现象的本质，了解其真实的整体，而这一点，作为具体分析的前提，是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想象之中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艺术教育正是这样的学校。通过这所学校，他们很快打通了通向最伟大成就的道路，即通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通向剩余价值论、通向科学共产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饱满的激情和卓越的文学技巧，为他们的作品增添了不少说服力并葆其不朽的青春。在这些作品中，深刻的思想往往是以艺术形式出现、表达并贯穿下来的，感性变成了理性。在他们的作品中充满纯熟的讽刺、笑话和格言。他们的许多文章，特别是通信，充满了无与伦比的幽默感。有一次，为了回击关于马克思的“忧伤情绪”的市侩式的攻击，恩格斯给爱·伯恩斯坦写道：“这些蠢货要是有机会读一读摩尔和我的通信，简直会惊讶得目瞪口呆。海涅的诗篇同我们的泼辣而欢乐的散文相比，不过是儿戏而已。摩尔有时会狂怒，但从来不消沉！我重读旧稿，总是笑得前仰后合。”^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36卷 第36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寥寥数笔就把人物深刻的心里活动和社会特征描绘得活灵活现，对这种才能连最高级的职业文学家也会羡慕不已。在自己的文章、专著中 在《资本论》中 马克思对所有那些科学和政治的庸人，给了他们按罪论等的惩罚。与此同时，只有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才成为他机敏的、致命的嘲笑的对象。对马克思，我们完全可以赠之以海涅讲过的关于莱辛的一句话：“打死”自己的敌手，但同时又让他永存。他好象是用那巧妙的嘲笑，用他那令人神往的幽默为那些渺小的作家们涂上了颜色，而这些人将永远保存在他的作品中，就象落入了一块琥珀中的昆虫一样。

说到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美学前提，最后还应该指出的一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艺术所有成就的浓厚兴趣一直保持了终生。由他们所发展的、真正美学的社会文化观念，不是简单地与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并存，而可以说，是新的世界观及其真正人道主义理想的生气勃勃的开端^①。

一八四四年，作为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最后完成”之年，可以认为是科学世界观的诞生之年。在这之前，马克思——科学上最伟大的革命者和革命科学的创始人——就已经奠定了自己性格特征的基础。在这之前，在对过去全部精神遗产批判的再认识方面，很大一部分工作就已经完成了。

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不了解这一方面就未必能够真正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在米·李夫申茨的《卡尔·马克思。艺术与社会理想》（莫斯科，1972年版）一书中对这一方面有很好的论述。

让我们首先从哲学说起。一八三七年马克思抛弃了“诗神的舞蹈与萨蹄尔的音乐”，^①也就是抛弃了自己的文学爱好，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没有哲学我就寸步难行”。他懂得了，如不掌握那些使理论思维能够自身发展，同时又能够忠实地描述发展着的客体的一般形式，在具体的科学领域，如在法学领域，就不可能前进一步。在成熟的年代，恩格斯也讲出了这样深刻的思想：为了发展和锻炼理论思维能力，“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手段”。^②当然在指出这一点的时候，他是以自己的切身生活经验，同时也是以卡尔·马克思的经验为依据的。

《怀疑与否定之精神》一书使青年马克思了解了黑格尔的哲学，促使他追本溯源，把他引向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他开始研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钻研恩培多克勒、巴门尼德、第奥根·拉尔梯乌斯、普卢塔赫、希穆普利茨、费米斯基、西塞罗、斯托别伊、斐洛波恩、卡尔·卢克莱茨、塞克斯特·艾姆皮里克、塞涅卡和克里门特（亚历山大城的）^③等古人的作品。

在古代众多的学说和流派中，马克思把他的注意力集中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身上。就他转向古希腊的最大的原子论者和唯物主义者的学说这一点本身，就证明了新的世界观的探索是在哪个方向进行的。黑格尔的体系没能克服唯心

萨蹄尔：半人半仙的神。古希腊神话中酒神的淫荡伴侣，有尾、有角与山羊的腿。——译者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0卷，第382页。

克里门特：蒂特·弗拉维·克里门特（约215年卒），亚历山大城的基督教学校的教父。他的著作是古代哲学知识的源泉之一。——译者

主义的框框。在这方面，任何一种唯心主义学说也不能给予帮助。在这里，能够拯救它的只有唯物主义——从伊壁鸠鲁开始，包括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唯物主义，而以费尔巴哈为终结的整个唯物主义传统。

在《神圣家族》(一八四四年下半年)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好象是给他们自己对于以往的，主要是唯物主义哲学的研究作了独特的总结。

马克思首先指出了新时期的唯物主义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历史继承性。在英国，这一继承性是与弗·培根——“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实证科学的始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在法国，则是与“复兴了伊壁鸠鲁的唯物主义”的伽桑狄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在准确、中肯、机敏的评述中，举出了英国和法国一系列思想家的名字，确定他们每一个人在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中的地位。正是这一历史发展导致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

在英国，霍布斯作为培根的唯物主义的分类学家而出现。洛克提出了感觉论的原则。而科林斯、多德威尔、考尔德、哈特莱、普里斯特利等人则铲除了洛克感觉论的最后的神学藩篱。法国人(拉美特利、孔狄亚克、爱尔维修、沃尔尼、杜波伊、狄德罗)使英国的唯物主义“开化”，赋予它以机敏、雄辩和血肉。法国的唯物主义是在反对笛卡儿、马勒伯朗士、斯宾诺莎、莱布尼茨、洛克等人的哲学的公开而尖锐的斗争中产生的，但同时它的产生在许多方面又应感谢这些人。

在着重指出唯物主义思想成就的同时，马克思并不想忽

略思辨哲学的成果，首先是黑格尔哲学的成果。“由于思辨本身的活动”，^①唯物主义才得以完成。

对哲学的研究，合乎逻辑地决定了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兴趣。在这方面，他的值得注意的思想是：法国的唯物主义“直接注入了”社会主义。他说，如果人吸取了他自己的全部知识，吸取了来自感觉世界的体验以及从这个世界所得到的经验，那么他就应该这样安排周围的世界，以便使人在这个世界中认清并吸取真正人道的东西，使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人**。如果说环境造就人的性格，那么就应该使环境是人道的。

还是从一八四二年在《莱茵报》工作的时候起，马克思就开始对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进行认真的研究。他不仅专心于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而且还专心于孔西德朗、巴贝夫、列鲁、卡贝、德萨米、盖伊、魏特林、康士坦等人的作品。马克思不满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著作中关于未来社会的抽象构想，他力求弄清当代迫切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他的注意力又为蒲鲁东和赫斯的著作所吸引。

为了懂得现在和将来，着手研究历史就成为非常必要的了。在克罗茨纳赫马克思以他固有的严肃态度，详尽地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他研究了 И. 普菲斯捷尔的五卷的《日尔曼人史》、П. 达留的《威尼斯共和国史》、И. 拉班别尔格的《英国史》他研究了 Т. 汉密尔顿的《北美合众国的人物与风俗》一书和 X. 海因里希的三卷的《法国史》以及许许多多的其它著作，这些著作使他了解了关于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民在两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 2 卷 第 160 页。